

春节桂林行

(组诗) 宋子牛

乙未春节, 女儿建议易地过年, 遂有桂林之行, 多有收获。诗记观感, 时年古稀。

豫桂道中

乙未春至南国行, 铁马呼啸御罡风。迢迢不觉千里远, 朝发夕至笑谈中。

车过衡阳

衡阳自古雁无踪, 云山远望万重。时逢春阴借道过, 犹记当年登祝峰。

车中多为春节返乡团聚者, 行囊在身, 归心似箭, 乡愁渐远。

雨雪难阻归心坚, 乡愁清泪不轻弹。梅柳春风今又是, 万家团圆迎新元。

夜游两江四湖

大年廿九, 放舟江湖, 览桂林美景, 闻花木馥郁, 亦为快事。

两岸灯火隐市声, 水弯江曲踏歌行。城郭倩影朦朧现, 桂子吻落满天星。

漓江船上

磨盘山登船, 风雨潇潇, 漓江迷蒙, 别有一番情趣。是日除夕。

一江烟雨百媚生, 丹青难写此风情。天公过客多豪迈, 时送春雷三两声。

雨歇风住

雨歇风住, 新阳破云, 两岸风光如画, 令人目不暇接。

沿江拔地列青峰, 竹影山姿各不同。鞭炮响处炊烟起, 知是春神万户行。

银子岩

银子岩以钟乳簇新, 洞幽景奇声名鹊起, 乃溶洞新宠。

银子岩中百宝生, 满目琳琅玉玲珑。数柱擎天叹观止, 飞瀑钟乳似鸣凤。

遇龙河漂流

竹筏跌而无险, 窘境却被人暗拍。时为大年初一。

十里江流画屏开, 两岸青山排起来。竹篙轻点落珠玉, 不忍罗带误剪裁。

阳朔桃花源

阳朔有桃花源, 只是格局不阔。山川形胜各美其美, 不失为山水人文之盆景。

曲径通幽洞天外, 红花灼灼入眼帘。陌间人家鸡犬声, 都结陶令鸿文缘。

独秀峰

一峰拔地, 突兀擎天, 景称奇绝。然被过度开发, 秀色黯然。

久慕奇葩独秀峰, 却有太岁藏其中。戾气惑人非正道, 文事惜被污盛名。



黄山云峰(国画) 柴清玉

探花记

李其武

妙常修练于桃花庵, 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故事。

这当儿, 应该放歌。歌声未歇, 便有小鸟“扑棱棱”的飞起, 相伴的还有一对儿十五六岁的鸳鸯, 从桃林深处走出, 走在桃林自然就看见桃色事。

“帅哥儿, 这里属于湖北还是河南, 去随州还有多远?”

“啊!”他先是一怔, 然后热情而周到地给我指点起来。

嘿嘿, 这地方我已走过几次, 岂能不知? 我是想让他们明白老夫不过是一个过客, 不会让他们的隐私外漏, 从他放松的表情里我知道我已不需要为打扰而歉疚。

桃花深处, 有一座矮小的坟头, 必是无主的坟墓。桃木避邪驱鬼, 所以谁会埋骨于桃花树下, 或者让种桃于坟旁呢? 但若是唐寅那样的灵魂又当例外, 花瓣撒满坟墓, 余香直到九泉。

他的桃花词的前半部分句句不离桃花二字, 然而点睛之笔却是最后“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 无花无酒锄作田。”

散文

我总以为,《论语》中最富有文学色彩的段落是“暮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

奋不顾身的爱情, 不曾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止一次。这个时节, 我也蓄谋一次远足。

峰回路转, 车过一个山坳, 赫然入目便是那团诱人的轻雾, 在黛青色的背景下, 极有层次的漂浮如浮云, 像是给山涂上的修饰, 浓而不腻, 艳而不俗。

你未见此花时, 此花与汝同归于寂。据此我宁愿相信这花儿是在等着为我开放。

信步以入, 林间小径, 杂草披红。随手拨开剪径的树枝, 便有花瓣应声而落。花是尊贵而娇嫩的, 方春发生, 更不可折枝, 有伤天和, 那就不要把玩, 不要嗅闻, 我知道它想说, 请走开, 不要挡了我的阳光。

桃花运, 桃色新闻。为什么人们喜欢用桃花而不是其他来比喻男女之间的情事呢? 诗经云,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

一个如桃花的女子出嫁了, 会给你一个家庭带来兴旺。不择地而生, 多见; 果实累累, 多子。如陈



开泰图 苏汉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羊”成语

袁文良

叱石成羊 语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的《神仙传·黄初平》: 传说黄初平 14 岁那年去山上放羊, 遇到一位道士, 道士把他领到金华山的石屋里传授一些神奇的本事, 一晃就是 40 年, 他的哥哥黄初起找到他, 问他放的羊哪里去了, 黄初平说在东山, 兄长一看全是石头, 黄初平对着石头大喊一声, 顿时所有的石头都变成了羊。

羝羊触藩 语出周文王所著《周易·大壮》: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 不能遂。” 明代许仲琳所著《封神演义》第七回中说道: “纣王沉吟不语, 心下煎熬, 似羝羊触藩, 进退两难。”

十羊九牧 语出《隋书·杨尚希传》: “所谓民少官多, 十羊九牧。” 唐代学者刘知几所著《史通·叙事》中也表述曰: “杨佐则云必须直词, 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 十羊九牧, 其令难行。”

新书架

《琥珀城》

王佳琦

本书写的是房地产业的兴衰, 解读的是高房价的秘密, 揭示房地产业的“奇观化”, 却与琥珀联系起来, 不能不说颇具想象。这是部耐看的小说, 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和人文的意味。

《琥珀城》的创作是一次贴近灵魂的思索, 写出了真实的人生百态。这些年来房价一直是民生关注的焦点。在历史的长河中, 幸运的话, 我们兴建的楼盘, 也许会在时间的琥珀中留下熠熠生辉的遗迹, 就如美丽的《琥珀城》。

影视谈

不是人人都能做导演

石童

去年, 作为演员或作家的邓超、郭敬明、韩寒等做了电影导演, 所拍的电影也赚了。加上前几年的新导演徐峥、赵薇……国内影坛, 似乎人人都能做导演。

在题材上, 国内的明星导演们基本上选择的都是轻松讨好、好驾驭的题材, 并且这些类型也都符合自己粉丝的口味。

去年, 作为演员或作家的邓超、郭敬明、韩寒等做了电影导演, 所拍的电影也赚了。加上前几年的新导演徐峥、赵薇……国内影坛, 似乎人人都能做导演。

情怀相搭配。但安吉丽娜·朱莉, 这么一位女明星竟演出《坚不可摧》——一部男性的阳刚励志大戏。影片主人公路易·赞佩里尼是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曾在 1936 年奥运会比赛中获得名次。

在演员的选择与调教上, 国内的明星导演们都是省时省力, 简单功利的。他们都选择大牌或者能引起一些话题的人物, 郭敬明《小时代》都是来自两岸三地的当红明星, 而且都是俊男美女; 邓超的《分手大师》

除了老婆大人孙俪, 还有韩寒、金星、“冰上情侣”申雪赵宏博; 韩寒《后会无期》里面有冯绍峰、陈柏霖、钟汉良、王珞丹。而《坚不可摧》的几位主演都名不经传, 导演安吉丽娜对演员外形外貌、情感冲突、性格塑造都下足功夫。

国内的明星导演们是需要向同为演而优则导的安吉丽娜·朱莉学习, 拍电影需要老老实实、吃苦耐劳、心无旁骛。投机取巧虽能赚得一时的票房, 但如昙花一现, 终会露怯, 不得长久。

连载



讲述一遍, 只隐去葛葛、巷柱两个关键人物。官差勘察过现场, 取完证, 见劫匪并未偷走什么, 就让齐伯及在伙仗役录下口供, 画过押, 回去交差了。

就在此时, 挺举如飞般直奔过来。

“挺举, 你……你阿爸……” 甫光达一急, 话也说不囫圇了。

“阿爸在哪儿?” 挺举急问。

“火……火里……”

“阿爸, 阿爸——” 挺举朝火里大叫。

“怕……怕是……” 甫光达指着火海, “他把囡囡扔……扔出来, 没……没动静了。”

“他从哪儿扔出来的?” 挺举急问。

“就那儿!” 甫光达指着远处的堂门。

火势更大, 屋顶发出嘎嘎声音, 眼看就要塌下。房门大部分烧没了, 是门框在烧, 形成一个火圈。

一身素衣的葛葛也飘然赶至, 站在远处审视熊熊烈焰。

挺举根本没有时间审视, 他果断地夺过一大桶水, 哗地浇在身上, 又让顺安脱掉上衣, 在水里浸了浸, 包在头上, 俯身冲向火里。

就在此时, 顺安却如大醉中猛醒, 箭一般冲上, 死死抱住他,

哭道: “阿哥, 使不得呀, 阿哥, 使不得呀!”

语音落处, 房顶轰地塌下一处。二楼的楼板早已烧空, 大量瓦块直砸下来, 堂间火势更猛, 热浪烤人。

挺举猛力挣脱顺安, 大叫一声“阿爸——”冲进院门。

三面皆是火焰, 院子就如火海里的一条暗道, 虽说明火不多, 却如火炉的中央, 且地上满是飞蹦过来的带火木块儿, 根本无法待入。就在挺举冲进院门的一刹那, 葛葛如飞般箭步冲出, 以巨大的惯性撞他身上。二人同倒于地, 顺安这也发疯般跟进, 死死抱住他的后腿。葛葛一个鲤鱼打挺站起, 反手扭牢挺举, 将他拖拖出来。

几乎就在此时, 轰隆一声, 堂间屋顶整体坍塌。

望着轰塌后烧得更猛的火海, 挺举撕心裂肺: “阿——爸——”

这一夜, 无论是鲁家还是伍家, 都在煎熬与痛苦中度过。

翌日晨起, 几个官差到鲁家查询案情。齐伯将经过一五一十

终于, 一个沙哑的声音从仍在燃烧的大门内侧飘出: “光……达……”

一个火团被扔出来。

待甫光达反应过来, 火团已经扑落地, 没有一丝儿声音。光达扑进院子, 抱起火团, 急返回来, 扑打她身上的火苗。伍傅氏、甫韩氏也赶到了。

伍傅氏抱了淑贞, 边哭边扑打: “囡囡, 囡囡, 乖囡囡啊——”

甫韩氏端起一盆水, 扑头浇在囡囡仍在冒烟的身上。

甫光达挡下囡囡鼻孔, 想起中和, 冲火里大叫: “伍老爷, 快出来, 伍老爷, 囡囡活着哩, 你快出来呀!”

没有应声。

越来越多的人赶过来, 加入救火行列。

顺安也跑过来, 但没有参与救火, 只是孤零零地站在一边, 傻傻地望着这场热闹, 好像所有这一切与他无关似的。

“安儿, 甫光达瞥见他, 急道, “快, 快泼水呀!”

顺安依旧呆若痴呆。

火势更大, 烤得人们向后退。

了。你包三十块洋烟, 表个心意。”

“好咧。”

甫家当院里摆着一只薄棺, 棺前点着一盏长明灯。伍傅氏、甫韩氏跪在一边, 挺举、顺安跪在另一边。

甫光达在棺材前面跪下, 摆好果点, 点火燃起放在一只大瓦盆里的冥钱, 将一碗香缓缓倒在火光上, 边倒边唠叨: “伍老爷, 我是光达呀。我跟你做了几十年邻居, 一道长大, 一道成家, 一道……生娃子。你出身高贵, 我不敢高攀。今朝你走了, 这辰光也没外人, 我……我想跟你套个近乎, 不叫你老爷了, 叫你一声中和兄弟。”

“中和兄弟, ” 甫光达哽咽着拨弄纸钱, “在这镇上, 只有你一家看得起我, 看得起阿拉甫家班子, 也只有你一家真心帮衬阿拉。你走了, 我……我心里难受哇。我本想为你置副柏木棺, 可……我没钱哪, 我只能置副薄棺, 屈待兄弟你了。中和兄弟, 你是贵人, 你高贵一生, 临终却躺在这副薄棺里, 光达我……难心哪!”

“他们为啥要放?”

“不晓得。他们放走泼皮, 把我打晕了。待我醒来, 发现躺在一块荒坡上, 周围没人。我活动几下, 见没受伤, 觉得奇怪, 回来路上, 看到伍家着火, 方才晓得是那帮泼皮报复。”

“哦? 两个黑衣人功夫介深?” 俊逸抬头望他。

“唉, ” 齐伯摇头, “是我老了, 精力不济了。再说, 他们打掉泼皮手中火枪, 制服泼皮, 我就把他们看作自己人, 没有提防。”

“是哩。” 俊逸起身打开书柜, 拿出伍中和的那幅画轴, 在几案上缓缓展开, 望着画面发怔。

“老爷, ” 齐伯道, “要不, 我们这去望望伍家? 无论如何, 老伍家这场大火跟我们有关系。若不是挺举……”

“是哩。” 俊逸慢慢卷起画轴, 卷完, 抬起头道, “你觉得挺举这孩子如何?”

“德才兼具, 智勇双全, 是块璞玉。” 齐伯脱口赞道。

“是吗?” 俊逸心头反倒透出一道寒气, 斜睨齐伯一眼, 目光缓缓落在画轴上, 齐伯, 我就不去